

摸着的那块石头叫「规律」

卢延光

读史笔记

卢延光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摸着的那块石头叫『规律』

卢延光

读史笔记

卢延光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摸着的那块石头叫“规律”——卢延光读史笔记 / 卢延光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218-07319-4

I. ①摸… II. ①卢… III. ①中国历史: 古代史—笔记
IV. ①K2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5821号

Mozhe De Nakuai Shitou Jiao Guilü —— Lu Yanguang Dushi Bij
摸着的那块石头叫“规律”——卢延光读史笔记

卢延光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卢雪华 黎捷

特邀编辑: 刘丽芳

装帧设计: 紫上视觉 刁俊锋+黄隽琳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7319-4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 购: (020) 83781421

序



◎ 岑 桑

卢延光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画集《一百帝王图》，其后他又陆续出版了《一百神仙图》和《一百僧佛图》，艺誉鹊起，在画坛卓然成家。

《一百帝王图》是延光嘱我作序的，由此与他有了长达20年的交谊。20年来，常有晤面，发觉他不仅钟情于丹青，还爱读书，爱思考，爱议论；常见他滔滔不绝，臧否人物，贬斥时弊，嫉恶如仇；说至冲动时，往往情不自禁，拍案而起。内心屡为这位如此耿直率真的铮铮汉子赞叹：真性情中人也！

《摸着的那块石头叫“规律”》是延光将要出版的又一部文集，也嘱我为之序。捧读书稿，如对其人，又仿佛见他声如洪钟、慷慨激昂、嫉恶如仇的神态。书稿中的激扬文字，显然是他蓄积已久的一次情怀的喷溅，如此真诚、坦荡，酣畅淋漓。虽然不能说他已然尽情倾吐，也许仍有忌惮，仍有保留，欲语还休，而所言已尽显这性情中人的赤子之心了。

延光熟读史书，故常以史实和历史人物故事融会于文字之中，因而使人读来倍觉生动隽永。其所议所论，虽然未必尽属至理真言或合乎圭臬，但都无不发人深省；若干篇章，更是令人因共鸣而击节。如《皇帝头顶还有个“天”》一文，也许可以说是延光这个集子中有代表性的篇章。作者所说的“天”，是指“规律”。这对于大自然来说，是生态规律；对人类社会和世间万事万物来说，是发展规律。这些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违反了这些规律，谁就要受其惩罚。数十年来，这些规律给我们的惩罚（委婉点说是教训）实在太多了！全民杀麻雀，规律罚我们以遍野毛毛虫；全民大炼钢，规律罚我们以满地废铁渣；全民“放卫星”，规律罚我们以“瓜菜代”、蔗渣糕，弄得“千村薜荔，万户萧疏”……虽说“天堂”很美，但是硬要凭那所谓“天梯”高攀上去，究属狂想，终归

不得不拆得一点不剩，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可见至高无上的，还是“天”，还是冥冥中起决定作用的规律。谁要违反“天”意，都不会有好下场。“天”意的对立面是“官”意（亦即长官意志），因为只有“官”才敢与“天”为杵，老百姓是绝无如此斗胆的；也只有“官”才会自以为具有与“天”比肩之力，升斗小民从来都敬畏苍天，更是绝不会作如是想的。斗胆的“官”们可悯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以“天”意为是而自以为是，蔑视“天”意而自鸣得意。他们不知道无论“官”有多大，也无过于“天”大；不知道“天”是跨越不得，更是亵渎不得的。他们的悲剧正是因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却自觉凌驾一切之上。由于对“天”之无知和轻蔑而祸国殃民，把世间糟蹋得一片狼藉，自己的赫赫威风、煌煌盛誉也因而扫地以尽。延光在这篇文章中搬出了西汉的董仲舒。他推崇董仲舒，把董仲舒尊奉为中国思想界的“盘古”，就是因为董仲舒是尊“天”的，他最早提出了“君权神授”之说，主张君权要合乎“天”意，受“天”的制约。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是颠扑不破的定理。延光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我们都曾体验过的某个荒唐历史时段的返照，读之犹似踟躕于那个荒唐历史时段遗存下来的废墟，不禁为之唏嘘。延光搁笔之余，深深慨叹：对“天”而言，“兴与亡，灾与幸，都在顺和逆两字”。几十年来尚未尘封的无数史实本身，已把这简单却又确凿不过的道理验证得透彻极了。

河床上的一块块石头是我们涉水过河的导引和凭借，摸着那一块又一块石头逐步前进，我们才得以稳妥地到达彼岸。那些石头串成了我们涉足过河的必由之路，这所谓必由之路也就是规律了。这些年，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按规律办事，那些真能确实照办的地方，不都有了可喜的成效吗！

窃以为文章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其高下俱应以思想、感情、文采成色之浓淡判别。在字里行间，思想是骨骼；感情可谓肌肤；文采则不妨喻作仪态和形象。骨骼软弱则难以树立；肌肤不腴不润则难以动人；仪态不端、形象欠佳则难以悦人。这三个要素中，思想当然处于首位。延光的文字，正是以思想胜。姑且不论其观点是否准确无误，立论是否妥当周全，他在这个集子中的所有篇章都有感而发，都言之有物，都有所褒贬和有所期待。他的为文动机远离一己之功利，纯凭良知直抒胸臆，是积郁于心中的激情难能按捺的喷薄，以其带棱带角的思想 and 灼热的感情打动读者。

信手拈来集子中两篇都缘于同一著名佛经故事的文章《神秀的不凡》和《惠明和尚与衣钵》为例——

佛经故事说禅宗五祖弘忍大师要下传衣钵，按常理常规理应传给首座高僧神秀，可是弘忍从惠能出类拔萃的佛偈中惊觉这个小沙弥的不同凡响，决定把衣钵传给他。弘忍料到这一大大出乎门下僧众意料之外的决定，会引起僧众的不满，不利于惠能，于是嘱咐惠能带着所授衣钵火速远走南方。惠能遵嘱出走。当僧众得知五祖衣钵竟落入那个斗大的字也不识一筐的舂米小沙弥手中，十分气愤，要为本应得到五祖衣钵真传的神秀打抱不平，一窝蜂似的操刀而去，誓要从惠能手中夺回五祖衣钵。武功超卓的上座和尚惠明，秉承众僧旨意追赶惠能，企图把惠能手中的信物夺回来。他走得最快，追得最急。当他追上惠能时，众僧还远远落在后面。惠能见惠明恶狠狠地追来，自然明白他的意图，于是把五祖所授袈裟掷于石上，说：“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说罢匿进草丛之中，静观惠明动态。惠明满心欢喜，往取石上袈裟，詎料用尽了气，也拿不动那袈裟。惠明至此方悟五祖的衣钵，只应由得道者取而不能以争，他顿悟了。惠能于是钻

出草丛，盘坐石上，为惠明说法。

至于神秀，真不愧为“首座高僧”。他不以自己本来唾手可得的五祖所传衣钵落入小沙弥惠能之手而懊恼，认为惠能“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可哉”！

引用这个佛经故事，若然立意仅止于赞美神秀之谦恭，和权仗只应归于“得道”者而不应以力争，自然也可以成为好文章，但深度毕竟有限。延光这两篇文字的可贵处在于把故事提升到哲理的高度：矛盾相生相克，也相反相成。他指出：在惠能与神秀的对立中，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包容和恒久。“敌人、对手之间，抢夺的惠明，放下的六祖都在人性上得到超脱、提升，完成了各自的人格。”相反的矛盾双方因化解而相成，唯其如此，方成全了五祖的衣钵，成全了六祖和禅宗的中国化。

我尝对伙伴们说，卢延光是艺术家，也是个思想家；是画家，也是个作家。有朋友不大赞成他的这种跨越，认为他应只顾一“兔”，而不要旁骛分神。其实二者并不是注定互相抵消的；也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艺术行为的终极目的都是表现真、善、美，呼唤和宣扬真、善、美。所有文艺工作者的工作行为的终极目的，都无不如此，大家刻意捕捉的“兔子”俱属于同一品种。作为画家和同时作为作家的卢延光，无论他运用的是画笔还是钢笔，其终极目的并无二致，都是为了捉住同一品种的“兔子”。但愿他继续为之。只要捉得住“兔子”，就不管信手拈起的是画笔还是钢笔了。

（作者系原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岭南文库”执行主编）

卢延光（禺光），1948年4月生，广东省开平县人，1986年以来出版有《一百帝王图》等系列画集五本及个人其他画集十多本。百图系列分别在内地、台、港出版，1991年由新加坡出版英文版。曾获中央图书奖项5次，中南五省奖项2次，香港图书奖项1次，新加坡图书奖项1次。1988年被评为建国40年以来中国连环画十家之一。1986年任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艺术研究室主任。1988年创办《广州美术研究》杂志，任主编，该杂志立足广州，被中央一部分美术权威理论家评为办出了特



色、个性。1992年调广州美术馆工作，任广州美术馆馆长。1994年组织实施广州艺术博物院工程建设及藏品征集。2000年任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曾任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委会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广州市政协常委，获国务院专家津贴，广东画院特聘画家。

目 录

远古篇

- | | |
|---------|----|
| 造物主边缘化 | 3 |
| 人算不如天算 | 13 |
| 东郭和农夫 | 23 |
| 姜太公与华盛顿 | 29 |

春秋篇

- | | |
|------|----|
| 我观孔子 | 35 |
|------|----|

两汉篇

- | | |
|-----------------------|----|
| 皇帝头顶还有个“天”
——发现董仲舒 | 43 |
|-----------------------|----|

大唐篇

- | | |
|---------|----|
| 惠明和尚与衣钵 | 55 |
| 神秀的不凡 | 61 |
| 六祖与现代化 | 67 |

盛宋篇

空前绝后宋仁宗	85
苏东坡 最闪光的诗	95
蔡京改革与三鹿奶粉	101

晚清篇

慈禧小议	111
裱糊匠李鸿章	115
张之洞打错算盘	121
致命的废科举	127
皇族内阁名单	139
袁世凯的聪明	145
杨度的识见层次	151
弘一的坟被掘	155

中西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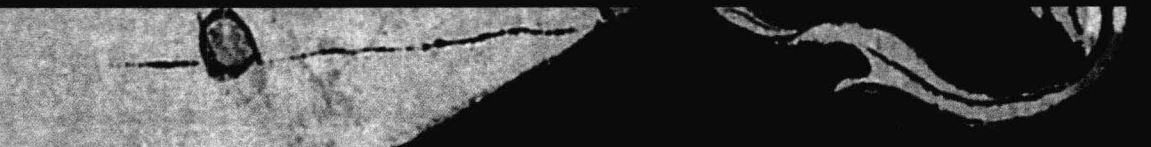
伏尔泰对历史人物的观察	161
马丁·路德的发现	167
华盛顿的选择	173

大儒黄宗曦	177
中国何以难行中道	183
变法与复兴	
——意大利文艺复兴新观察	193
达·芬奇的通神之论	
——意大利文艺复兴再观察	203
摸着的那块石头叫“规律”（代后记）	209
跋 贾弘业	216

远古篇



中国的宗教自南宋后一千多年下来从未自改革。宗教不改革，人文当然不兴。处在形而下的精神领域，历史发展的诡异，要多诡异有多诡异。





造物主边缘化

女娲是上古之“神”，以黄土按自己形状造人。天柱折，地维裂，她用五色石补天。天补好了，因劳累过度，躺倒下来，死去，化作山川大地，哺育她所创造的子民。在漫长的中国文化中，她本是伟大的造物主，地位却不高，至今，纪念她的庙宇罕见。

古文化的失误在于把玉皇大帝捧出，放于造物主之上，用一个“政府”的管理天庭秩序的机构代替了女娲、盘古，把造物主隐去不谈，却大谈“政府”功能。地下也安放阎王“政府”，天上、地狱以“政府”职能唯大唯极，强化了天上和地下的管理，制造畏惧与惩罚到了极端不近人情的地步。淡化了造物主，淡化了规律、秩序，中国文化的转向从汉代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道教被儒生改造也从汉代开始。在古代，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男权掌控一切，特别是宗族唯大；宗族又以老人的德高望重为大，全是男性，妇女受压迫，而皇权更大于宗族。古人所想象的“神”，由“造物主”、“救世主”自然想到帝王，结果是玉皇大帝出场，女娲边缘化。又因为中国老百姓畏惧“官府”、“官家”，把“政府”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皇权独大，压倒一切，所有的持有神权的人物都拜在皇帝脚下，“神来拜人”，成为中国特色。神权和皇权历来又相互结合，“皇”即“神”，奉天承运，把造物主移到掌管一切

的玉皇大帝身上也就顺理成章了。创造万物的“神”退居移位于管理“人”的神，所收获的就十分诡异和无奈。

历代，女娲的作用被弱化、淡化，久而久之，只变成美丽的民间故事中的一名主角，这位真正的造物主退到极次要的地位。造人的女娲，反倒不及管理人的玉皇，造物主变得可有可无，而与每个百姓贴着现实发生关系的“政府”系统变成重中之重。不敬畏创造人类的“天”，而敬畏管理人类的“皇”，中国几千年反反复复，问题也出在这里。

佛教进入后，造物主仍未摆脱其弱势地位。至尊的释迦神通广大，按今天净空法师的解释，释迦只是接引，相当于西方的耶稣，承上启下，上头还有一个上帝。像净空的觉悟，中国佛教界没有几个，因为他生活在新加坡。僧众们供奉三佛，不知造物主，以为三佛就是造物主。而老百姓见到寺庙、道观低头便拜，误把释迦、玉帝作造物主。造物主也随历史逐渐隐退、消失。

儒教强调天理、良知，孔子的敬而不近鬼神的“小聪明”，使三千年中国历史充满苦难。这种把“天理”（造物主）也近同“鬼神”，“生”亦不知，还谈什么“死”呢？对“天理”、造物主的探索、发现和觉悟，在儒教那里就到此为止了。眼前的事要紧，盯紧每一天，天道人心归于皇权，一百年、几百年后的事天知道，谈及也是发“傻”。

古代的知识精英，一直以儒教为核心教条，董仲舒的失败导致日后儒教更为狭窄。把孔子打扮成“神”，把儒教半宗教化，也是中国文化的出轨，因出轨而一句顶一万句，窒息了儒学的创造性、包容性和生命力。二程、朱熹反佛反道，把儒教利益最大化；陆九渊、王阳明，一边吸收佛学禅宗，一边不忘卫道反佛；只有周敦颐、苏东坡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亲近佛、道，近于“鬼神”，他们是儒教在宋代发展中符合造物主意志的思想境界最高者。可惜这道光芒一直被掩蔽，儒教的生命力暗淡下去。元明清三朝后，知识精英们死抱朱



熹，只知卫道而不知宏道，只知消极、逃避而不知提升、进取。越来越极端道德主义，不近人情，越来越下堕而不近造物主，更接近无神论。所以，五四后知识界所产生的一大批人物，包括今天所谈的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等等右翼，都是儒教无神论者，左翼的陈独秀、鲁迅更是彻底的无神论了。这也是中国文化对造物主理解、认识、看法的诡异。同时也可以看到极有趣的中西文化差异：西方是地上“人”的三权分立，而我们是天上“神”的三权分立。西方是天上一神，我们是地下一“皇”、一“人”。这种诡异在于造物主长期边缘化，中国人根本不重视唯一的创造万物、规范万物、和谐万物的“神祇”！教派林立，派中有派，诸侯割据，满天神佛，相互间表面上一团和气，内里就因利益分割而互相争斗。多神其实反过来也等于“无神”，儒佛道三教鼎立，上头各自为“神”，相互“监督”，谁也不信任谁。没有一神（造物主），皇权就站出来控制地上秩序，“专制”有了空间。中国宗教上的“三权分立”和西方的地上“人”的三权分立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的三权分立在于对“人”的不信任；宗教的三权分立，道出了对“神”的不信任。中国三千年，那只好用枪杆子来说话了。因为宗教三权分立，中国的三教也没有战争，打不起来。地下的一元、一皇就战争不断，隔两三百年就打起来。因此，中国历史的演变和结果，大大异于世界各国。在我看来，其关键与要害，是中国文化对造物主的理解、认知偏离“文明”秩序、规律的本源，因为没有统一的“天”的价值观；对什么是“文明”完全不能理解。学者余世存说中国人近似“类人孩”，即还未进化到“人”，只是“人”的初级阶段（以进化论为依据），其实也看到了中国文明的曲折。

中国文化实用而贴近现实，生存顽强，这是中国古老文明之所以仍能春风吹又生，保持至现在的原因。中国历经世界上任何别国都没有的巨大灾难，而且是经常性的；四大文明古国，唯我独存。中国文化在面对那么多“人祸”